



武九
門號
1863
卷



辨證錄卷之三

清

山陰

陳士鐸敬之甫著

大日本 長崎 淺井俊元民甫校

咽喉痛門

人有感冒風寒、一時咽喉腫痛、其勢甚急、變成雙蛾者、其症痰涎稠濁、口渴呼飲、疼痛難當、甚則勺水不能入喉、此陽火壅阻於咽喉、視其勢若重、而病實輕也、夫陽火者、太陽之火也、太陽之火、卽膀胱之火也、與腎經之火爲表裏、膀胱火動、而腎經少陰之火、卽來相助、故直冲於咽喉之間、而肺脾胃三經之火、亦復相隨而上升、於是借三經之痰涎、盡阻塞於咽喉、結成火毒、而不可解、治法似宜連數經治矣、然而其本實始於太陽泄膀胱之火、而諸經之火自安矣、但咽喉之地、近於肺、太陽旣假道於

松井家藏



肺經而肺經險要之地、卽狹路之戰場也、安有舍戰場要地、不
解其圍、而先搗其本國者乎、所貴有兼治之法也、方用破隘湯、
桔梗三錢、甘草二錢、柴胡一錢、白芍五錢、玄參三錢、麻黃一錢、
天花粉三錢、山豆根一錢、水煎服、一劑而咽喉寬、再劑而雙蛾
盡消矣、方中散膀胱之邪者、居其二、散各經之邪、居其五、尤加
意於散經之邪者、由近以散遠也、

此症用散蛾
湯亦神效

射干根、枳殼、蘇葉、當歸各一錢、甘草二錢、桔梗三錢、天
花粉三錢、山豆根八分、麻黃五分、水煎服、一劑卽愈

遽泄、遂遏抑於其間、初作腫而後成蛾也、蛾有二、一雙蛾、一單
蛾也、雙蛾生兩毒、兩相壅擠、中間反留一線之隙可通、茶水藥
劑、尙可下嚥、若單蛾、則獨自成形、反塞住水穀之路、往往有勺
水不能嚥者、藥物既不可嚥、又從何路、以進藥食哉、法宜先用
刺法、一則刺少商等穴、尙欠切近用刀、直刺其喉腫之處、一分、
則喉腫必少消、可用吹藥以開之、吹藥方、膽礬一分、牛黃一分、
皂角燒灰末一分、麝香三釐、冰片一分、爲絕細末和勻、吹入喉
中、必大吐痰而愈、然後用煎劑、方名救喉湯、射干一錢、山豆根
二錢、玄參一兩、麥冬五錢、甘草一錢、天花粉三錢、水煎服、一劑
而全愈也、若雙蛾、不必用刺法、竟用此方、玄參爲君、實足以瀉
心腎、君相之火、况佐之、豆根射干、天花粉之屬、以祛邪而消痰、
則火自歸經、而咽喉之間、關門肅清矣、

此症用兩地湯、

熟地生地玄參各一兩肉桂三分黃連天

花粉各三錢水煎服下喉即愈不必二劑

人有咽喉腫痛日輕夜重喉間亦長成蛾宛如陽症但不甚痛而咽喉之際自覺一線乾燥之至飲水嚥之少快至水入腹而腹又不安吐涎如水甚多將涎投入清水中即時散化爲水人以爲此喉痛而生蛾也亦用瀉火之藥不特杳無一驗且反增其重亦有勺水不能下嚥者蓋此症爲陰蛾也陰蛾則日輕而夜重若陽蛾則日重而夜輕矣斯少陰腎火下無可藏之地直奔而上炎於咽喉也治法宜大補腎水而加入補火之味以引火歸藏方用引火湯熟地三兩巴戟天一兩茯苓五錢麥冬一兩北五味二錢水煎服一劑而火自下歸咽喉之腫痛全消二劑即全愈方用熟地爲君大補其腎水麥冬五味爲佐重滋其肺

金金水相資子母原有滂沱之樂水旺足以制火矣又加入巴戟之溫則水火既濟水趨下而火已有不得不隨之勢更增之茯苓之前導則水火同趨而共安於腎宮不啻有琴瑟之和諧矣何必用桂附大熱之藥以引火歸源乎夫桂附爲引火歸源之聖藥胡爲棄而不用不知此等之病因水之不足而火乃沸騰今補水而仍用大熱之藥雖日引火於一時畢竟耗水於日後予所以不用桂附而用巴戟天取其能引火而又能補水則腎中無乾燥之虞而咽喉有清肅之益此巴戟天所以勝桂附也

此症用收火湯亦神效

熟地三兩山茱萸一兩茯苓五錢肉桂三錢水煎一碗探冷服一劑即消

人有咽喉乾燥久而疼痛人以爲肺熱之故誰知是腎水之涸竭

乎夫肺金生腎水者也、肺氣清肅、自能下生腎水、惟肺氣既虛、則肺中津液僅可自養、而無如腎水大耗、日來取給、則剝膚之痛、烏能免乎、譬如父母未有不養、贍其子者、而處困窮窘迫之時、則無米之炊、何能止索飯啼饑之哭、倘其子成立、自能顧家、爲父母者、不特可以取資、而亦可免迫索之苦、乃其子又伶仃狼狽、不善謀生、則子貧而父母更貧、其乾枯之狀、有不可形容者矣、肺腎何獨不然、故欲救肺之乾燥、必先救腎之枯涸也、方用子母兩富湯治之、熟地三兩、麥冬三兩、水煎服、一劑而燥少止、三劑而痛少止、十劑而燥與痛盡去也、熟地滋腎、救肺子之枯也、麥冬滋肺、救腎母之涸也、上下兩治、腎水有潤澤之歡、則肺金自無焦焚之迫、猶人子無憔悴之色、則父母自有安享之愉、此肺腎之必須兼治、而熟地麥冬、所以並用而能出奇也。

此症用金水

湯亦佳

熟地山茱萸各一兩、天門冬地骨皮丹皮各三錢沙參五錢水煎服

○人有生喉癬於咽門之間、以致喉嚨疼痛者、其症必先作癢、面紅耳熱、而不可忍、其後則嚥唾之時、時覺乾燥、必再加嚥唾、而後快久、則成形而作痛、變爲楊梅之紅潔、或痛或癢、而爲癬矣、夫癬必有蟲、咽喉之地、豈容生蟲、世人往往得此病、恬不爲意、到不能治、而追悔於失治也、不其晚乎、此病因腎水之耗、以致腎火之冲、而肺金又燥、清肅之令不行、水火無既濟之歡、金火有相形之勢、兩相戰鬪於關隘之間、致成此症、治法仍須補腎中之水、而益其肺氣、以大滋其化源、兼用殺蟲之味、以治其癬、庶幾正固而邪散、而蟲亦可以盡掃也、方用化癬神丹、玄參一兩、麥冬一兩、五味子一錢、白薇一錢、鼠黏子一錢、百部三錢、甘草

一錢、紫苑二錢、白芥子二錢、水煎服、二劑而疼痛少痊、又服四劑、而癰中之蟲盡死矣、卽不可仍用此方、另用潤喉湯、熟地一兩、山茱萸四錢、麥冬一兩、生地三錢、桑白皮三錢、甘草一錢、貝母一錢、薏仁五錢、水煎服、連服十劑、而癰與痛俱除矣、方中再加肉桂一錢、饑服冷服、實爲善後之策、又萬舉而萬全也、蓋從前多用微寒之藥、恐致脾胃受傷、加入肉桂、以補火、則火得火而無冰凍之憂、土得火而有生發之樂、下焦熱而上焦自寒也、

此症先可用白微湯十劑後可

用漱喉湯三十劑亦能奏功、

白微湯

白微二錢、麥冬三錢、欵冬花桔梗各三分、百部二一分、貝母五分、生地三錢、甘草三分、水煎湯、

漱口服、日服一劑、服十日蟲死、

漱喉湯

熟地二兩、麥冬一兩、甘草一錢、白微五分、水煎服、服一月全愈

○
人有生長膏梁、素耽飲酒、勞心過度、致咽喉臭痛、人以爲肺氣之傷、誰知是心火太盛、移熱於肺乎、夫飲酒傷胃、胃氣薰蒸、宜乎肺氣之熱矣、然而胃火薰肺、而胃土實生肺也、故飲酒尙不傷肺、惟勞心過度、則火起於心、而肺乃受刑矣、况胃火助之、則火性炎上、而咽喉乃成燔燒之路、自然唾涕稠粘、口舌乾燥、氣腥而臭、而痛症乃成矣、蓋心主五臭、入肺而腥臭、又何疑乎、方用解腥丹、甘草二錢、桔梗二錢、麥冬五錢、桑白皮三錢、枯芩一錢、天門冬三錢、生地三錢、貝母五分、丹皮三錢、水煎服、連服二劑而痛止、再服四劑而臭除、此方治肺、而兼治心、治心而兼治胃者也、因膏粱之人、其心肺之氣血原虛、不滋益二經之氣血、而但瀉其火、則胃中之氣血必傷、反增其火熱之焰矣、今補肺以涼肺、補心以涼心、補胃以清胃、而火自退舍、不止咽喉之痛、而

痛自定也、

此症用息炎

湯亦可

黃連甘草黃芩各一錢、麥冬五錢、天冬生地玄參各三錢、紫苑、天花粉、石膏各二錢、竹葉三十片、陳皮三分、水煎服四劑

愈

人有咽喉腫痛、食不得下、身發寒熱、頭疼且重、大便不通、人以爲熱也、誰知是感寒而成之者乎、然而人不敢信爲寒也、論理用逍遙散、散其寒邪、而咽喉之痛卽解、雖然人不敢信爲寒、以用祛寒之藥、獨不可外治以辨其寒乎、法用水通一兩、葱十條、煎湯浴於火室中、如是熱病、身必有汗、而咽喉之痛不減也、倘是感寒、雖湯火大熱、淋洗甚久、斷然無汗、乃進逍遙散、必然得汗、而咽喉之痛立除、此法辨寒熱最確、不特拘之以治、感寒之喉痛也、

此症用紫白

飲亦妙

紫蘇、茯苓各三錢、牛夏一錢、陳皮五分、

甘草一錢、白朮二錢、水煎服、一劑卽愈、

牙齒痛門

人有牙齒痛甚不可忍、涕淚俱出者、此乃臟腑之火旺、上行於牙齒、而作痛也、治法不瀉其火、則不能取效、然火實不同、有虛火、有實火、大約虛火動於臟、實火起於腑、而實火之中、有心包之火、有胃火、虛火之中、有肝火、有脾火、有肺火、有腎火、同一齒痛、何以別之、不知各經在齒牙之間、各有部位也、兩門牙上下四齒、同屬心包也、門牙旁上下四齒、屬肝也、再上下四牙乃胃也、再上下四牙乃脾也、再上下四牙乃肺也、再上下之牙乃腎也、大牙亦屬腎、腎經有三、牙齒多者貴、治病不論多寡、總以前數分治之、多驗、火既有如許之多、而治火之法、宜分經以治之矣、雖然吾實有統治火之法、方用治牙仙丹、玄參一兩、生地一兩、水煎服、無論諸火、服之均效、察其爲心包之火、加黃連五分、察

其爲肝經之火、加炒梔子二錢、察其爲胃經之火、加石膏五錢、察其爲脾經之火、加知母一錢、察其爲肺經之火、加黃芩一錢、察其爲腎經之火、加熟地一兩、飲一劑而火輕、再劑而火散、四劑而平復如故矣。夫火既有虛實不同、何以一方而均治、不知火之有餘、無非水之不足也、我滋其陰、則陰陽之火、無不相戢矣、况玄參尤能瀉浮遊之火、生地亦能止無根之焰、一味又瀉中有補、故虛實咸宜、實治法之巧、而得其要者也、况又能辨各經之火、而加入各經之藥、有不取效如神乎、或曰、火生於風、牙齒之疼、未有不兼風者、治火而不治風、恐非妙法、不知火旺則生風、未聞風大而生火、人身苟感風邪、則身必發熱、斷無風止人牙而獨痛之理、况火病而用風藥、反增其火熱之勢、是止痛而愈添其痛矣、或疑膀胱有火、肝經有火、心經有火、大小腸三

焦俱有火、何俱遺之而不言、不知臟病、則腑亦病、腑病則臟亦病、治臟不必治腑、瀉腑不必又瀉臟、况膀胱心與三焦大小腸俱不入於齒牙、故畧而不談也。

此症外治亦可

用畢

羌

湯

畢、撥、芫、花、各、二、錢、水、一、碗、煎、半、盞、漱、口、即、止、痛、

內、治、用、沙、豆、

沙、參、一、兩、荆、芥、丹、皮、各、三、錢、山、豆、根、一、錢、水、煎、服、二、劑、即、愈、

人有多食肥甘、齒牙破損而作痛、如行來行去者、乃虫痛也、夫齒乃骨之餘、其中最堅、何能藏虫乎、不知過食肥甘、則熱氣在胃、胃火日冲於口齒之間、而濕氣乘之、濕熱相搏而不散、乃虫生於牙矣、初則止生一二虫、久則蕃衍而多、於是蝕損其齒、遂致墮落、一齒既朽、又蝕餘齒、往往有終身之苦者、此等之痛必須

○外治若用內治之藥、未必殺虫、而臟腑先受傷矣、方用五靈至聖散、五靈脂三錢、研絕細末、白微三錢、細辛五分、骨碎補五分、各研爲細末、先用滾水含漱齒、至淨然後用前藥末五分、滾水調如稀糊含漱齒半日至氣急吐出、如是者三次痛止、而虫亦死矣、斷不再發、蓋齒痛原因虫也、五靈脂白微、最殺虫於無形、加入細辛以散火、骨碎補以透骨、引五靈脂白微、直進於骨內、則虫無可藏、盡行勦殺、虫死而痛自止也。

此症用破顏丹亦可外治甚效

丹砂三分、麝香半分、米片一分、雄黃一錢、爲細末、將末搽於痛處、口吐涎而痛立止、內治亦可用

安寧飲

玄參生地、麥冬各五錢、白微一錢、補五錢、天門冬三錢、水煎服、二劑亦愈

人有牙痛日久、上下牙牀盡腐爛者、至飲食不能用、日夜呼號、此

○乃胃火獨盛、有升無降之故也、人身之火、惟胃最烈、火既升於齒牙、而齒牙非藏火之地、於是焚燒於兩頰、而牙床紅腫、久則腐爛矣、似乎亦可用治牙仙丹加石膏以治之、然而其火蘊結、可用前方以消弭於無形、今既已潰破腐爛、則前方又不可用、以其有形難於補救也、方用竹葉石膏湯加減、石膏五錢、知母二錢、半夏二錢、茯苓三錢、麥冬三錢、竹葉二百片、葛根三錢、青蒿五錢、水煎服、連服四劑而火退、腫消矣、然後再用治牙仙丹、以收功也、石膏湯以瀉胃火、用之足矣、何加入葛根青蒿也、不知石膏但能降、而不能升、增入二味、則能引石膏、至於齒牙、以逐其火、而葛根青蒿、尤能退胃中之陰火、所以同用之以出奇、陰陽之火盡散、齒牙之痛頓除、何腐爛之不漸消哉、

此症可用石母降炎湯

石膏茯苓、荆芥炒黑各三錢、知母一錢、麥冬一兩、玄參兩、甘草一錢、升麻五分、天花粉三錢、水煎服、四劑全愈。

人有牙齒疼痛、至夜而甚、呻吟不臥者、此腎火上冲之故也、然腎火乃虛火、非實火也、若作火盛治之、多不能勝、卽作虛火治之亦時而效、時而不效、蓋火盛當作火衰、有餘當認作不足、乃下虛寒而上現假熱也、人身腎中不寒、則龍雷之火下、安於腎宮、惟其下寒之甚、而水又無多、於是上冲於咽喉、而齒牙受之、正如龍雷之火、至冬則地下溫緩、而龍雷皆蟄、春氣發動、則地底寒冷、而不可蟄、乃隨陽氣上升矣、至於夜分、尤腎水主事、水不能養火、而火自遊行於外、仍至齒而作祟、譬如家寒難以棲處、必居子舍而作威、而子又貧乏、自然觸動其怒氣矣、治法急大補其腎中之水、而益以補火之味、引火歸源、則火有水以養之、自然快樂、而不至於上越矣、方用八味地黃湯加骨碎補治之。

一劑而痛止、再劑而痛不發也、蓋六味地黃湯補其腎水、桂附引火以歸於命門、但補水引火之藥、不先入齒中、則痛之根不能除、所以必用骨碎補、以透入齒骨之中、而後直達於命門之內、此拔本塞源之妙法耳、

此症亦可用

制火湯

熟地二兩、生地一兩、玄參五錢、肉桂三分、骨碎補一錢、車前子二錢、水煎服、二劑卽止痛。

人有上下齒牙、疼痛難忍、閉口少輕、開口更重、人以爲陽明之胃火也、誰知是風閉於陽明太陽二經之間乎、此病得之飲酒之後、開口向風而臥、風入於齒牙之中、留而不出、初小疼、而後大痛也、論理去其風宜愈、而風藥必耗人元氣、因虛以入風、又耗其氣、則氣愈虛、風邪卽欺正氣之怯、而不肯出、疼終難止也、古人有用灸法甚神、灸其肩尖、微近骨後縫中小、舉臂取之、當骨

解陷中炎五壯卽差。但灸後項必大痛，良久乃定。而齒疼永不發也。然而人往往有畏灸者，可用散風定痛湯治之。白芷三分、石膏二錢、升麻三分、梧桐淚一錢，當歸三錢、生地五錢、麥冬五錢、乾葛一錢、天花粉二錢、細辛一錢，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卽愈。不必三劑也。此方補藥重於風藥，正以風得補而易散也。

此症可用宣揚散

柴胡五分、白芍五錢、甘草白芷乾葛細辛各一錢
青蒿三錢、天花粉三錢、石膏二錢、水煎服。二劑愈。

人有上下齒痛甚，口吸涼風則暫止，閉口則復作。人以爲陽明之火盛也。誰知是濕熱壅於上下之齒，而不散乎？夫濕在下易散，而濕在上難祛。蓋治濕不外利小便也。水濕下行，其勢順，水濕上散，其勢逆。且濕從下受，易於行；濕從上感，難於散。故濕熱感於齒牙之間，散之尤難。以飲食之水，皆從口入，必經齒牙。不已

濕而重濕乎？濕重不散，而火且更重矣。所以經年累月而痛，不能止也。治法必須上祛其濕熱，又不可單利小便，當佐之以風藥，則濕得風而燥，熱得風而涼，濕熱一解，而齒痛自愈矣。方用上下兩疏湯：茯苓五錢、白朮三錢、澤瀉二錢、薏仁五錢、防風五分、白芷三分、升麻三分、荆芥二錢、梧桐淚五分、甘草一錢，水煎服。四劑而濕熱盡解，而風亦盡散也。蓋茯苓白朮澤瀉薏仁，原是上下分水之神藥，又得防風白芷升麻荆芥風藥，以祛風。夫風能散濕，兼能散火。風火既散，則濕邪無黨，安能獨留於牙齒之間耶？仍恐邪難竟去，故加入甘草梧桐淚，引入齒縫之中，使濕無些須之留，又何痛之不止耶？况甘草緩以和之，自不至相襍而相犯也。

口舌門

有婦人產子、舌出不能收、人以爲舌脹也、誰知是難產心驚之故乎、夫舌乃心之苗、心氣安而舌安、心氣病而舌病、產子而胞胎已破、子不能產、欲顧子而母命恐亡、欲全母而子命難保、其心中驚恐、自必異於常時、心氣既動、心火必不寧矣、胎胞之系、原通於心、用力產子、而心爲之懼、故子下而舌亦出也、舌出不收、心氣過升之故、治法必須降氣爲主、古人有以恐勝之者、然舌出由於心驚、復因驚以增其恐、吾恐愈傷心氣矣、雖舌驟收、未必不隨收而隨出也、故降氣必須補心、而不可增其恐、方用助氣鎮心丹、人參三錢、茯神二錢、菖蒲五分、硃砂一錢、不可火製、五味子一錢、水煎、含漱久之、然後嚥下、一劑卽收、一劑全愈、此方用硃砂以鎮心、又得人參以生氣、氣旺則火自歸心、火歸而

焰息舌亦隨焰而自收矣何必增其恐懼而氣始下哉

此症亦可用
飲舌神丹

人參一兩、五味子一錢、麥冬二錢、附子一片、菖蒲、良薑各三分、水煎含漱嚥下、一劑卽收。

人有舌下牽強、手大指次指不仁、兩臂麻木、或大便閉結、或皮膚赤暈、人以爲風熱之病也、誰知是惱怒所致、因鬱而成者乎、夫舌本屬陽明、胃經之土、而大腸之脉散居舌下、舌下牽強、是陽明胃與大腸之病也、然非無因而至、因肝氣不伸、木尅胃土、則土虛而不能化食、遂失養於臂指經絡之間、而麻木不仁之症生、臂指經絡失養、何能外潤於皮膚乎、此赤暈之所以起也、胃土受肝木之尅、則胃氣大燥、無血以資大腸、因熱以生風、腸中秘結、益失其傳導之職矣、治法必須通大腸而健胃、又必平肝以補血、方用八珍湯加減治之人參一錢、當歸五錢、白芍五錢

柴胡一錢、陳皮五分、甘草一錢、槐角一錢、白朮一錢、熟地五錢、半夏五分、茯苓一錢、水煎服、二劑輕、四劑又輕、十劑全愈、八珍湯補氣補血之方也、加入柴胡以舒肝、增入槐角以清火、肝之鬱解、而胃之氣自旺、胃氣旺而轉輸自暢矣、

此症用頤養湯亦妙

當歸一兩、香附、茯神丹、皮、玄參各三錢、桔子仁、沙參、黃芩各二錢、遠志五分、麥冬五錢、甘草一錢、水煎服、四劑愈

鼻淵門

人有無端鼻流清水者、久則流涕、又久則流黃濁之物、如膿如髓、腥臭不堪聞者、流至十年而人死矣。此病得之飲酒太過、臨風而臥、風入膽中、膽之酒毒不能外泄、遂移其熱於腦中、夫腦之竅通於鼻、而膽之氣何以通於腦、而酒之氣何以入於膽耶、凡善飲酒者、膽氣自旺、且多斗號、故酒先入膽、而膽不勝酒、卽不及化酒、而火毒存於其中矣。夫膽屬木、最惡者寒風也、外寒相侵、則內熱愈甚、膽屬陽、而頭亦屬陽、膽移熱、而上走於頭腦、在頭之中、頭無可藏熱之處、故遇穴而卽入、况膽與腦原是相通、腦之穴、大過於膽、遂樂於相安居之、而不肯還入於膽矣、迨居腦既久、而動極思遷、又尋竅而出、乃順趨於鼻矣、火毒淺而涕清、火毒深而涕濁、愈久、愈流而愈重、後則涕無可流、併腦髓而

盡出、欲不死而不可得矣。治法治其腦可也、然治其腦必仍治其膽者、探源之治也。方用取淵湯、辛夷二錢、當歸二兩、柴胡一錢、炒梔子三錢、玄參一兩、貝母一錢、水煎服、一劑涕減、再劑涕又減、三劑病全愈。蓋辛夷最能入膽、引當歸以補腦之氣、引玄參以解腦之火、加柴胡梔子以舒膽中之鬱熱、則膽不來助火、而自受補氣之益也。然不去止鼻中之涕者、清腦中之火、益腦中之氣、正所以止之也。蓋鼻中原無涕、遏抑上游出涕之源、何必截下流之水平、此治法之神耳。或疑當歸過於多用、不知腦髓盡出、不大補則腦之氣不生、辛夷耗散之物、非可常用也。故乘其引導、大用當歸、以補腦添精、不必日後之再用、倘後日減去辛夷、卽重用當歸無益矣。此用藥先後之機、又不可不識也。人疑當歸之不可多用者、不過嫌其性滑、有妨於脾耳、誰知腦

髓直流通之人、必髓不能化精者也、精不能化、則精必少、精少則不能分布於大腸、必有乾燥之苦、然則用當歸以潤之、正其所喜、何慮之有。

此症用探淵丹、

亦能奏功

辛夷一錢、當歸五錢、麥冬二兩、茯苓三錢、黃芩二錢、白芍一兩、天花粉三錢、生地五錢、桔梗二錢、水煎服四劑全愈

人有鼻流清涕、經年不愈、是肺氣虛寒、非腦漏也、夫腦漏卽鼻淵也、原有寒熱二症、不止膽熱而成之也、然同是鼻淵、而寒熱何以分乎、蓋涕臭者熱也、涕清而不臭者寒也、熱屬實熱、寒屬虛寒、茲但流清涕、而不腥臭、正虛寒之病也、熱症宜用清涼之藥、寒症宜用溫和之劑、倘槩用散、而不用補、則損傷肺氣、而肺金益寒、愈流清涕矣、方用溫肺止流丹、呵子一錢、甘草一錢、桔梗三錢、石首魚腦骨五錢、煨過存性爲末、荆芥五分、細辛五分、人

參五分水煎調服、一劑卽止流矣、不必再服也、此方氣味溫和、
自能煖肺、而性又帶散、更能祛邪、故奏功如神、或謂石首腦骨
古人以治內熱之鼻淵、是爲寒物、何用之以治寒症之鼻淵耶、
不知鼻淵實有寒熱二症、而石首腦骨、寒熱二症、皆能治之、但
熱症之涕通於腦、寒症之涕出於肺、我用羣藥、皆入肺之藥也、
無非溫和之味、肺旣寒冷、得溫和而自解、復得石首腦骨佐之、
以截腦中之路、則腦氣不下陷、而肺氣更閉矣、所以一劑而止
流也、

人有鼻塞不通、濁涕稠黏、已經數年、皆以爲鼻淵、而火結於腦也、
誰知是肺經鬱火不宣、有似於鼻淵、而非鼻淵乎、夫鬱病五臟
皆有、不獨肝木一經之能鬱也、內經曰、諸氣膶鬱、皆屬於肺、肺
氣鬱、則氣不通、而鼻乃肺經之門戶、故肺氣不通、而鼻之氣亦
化也、

○
不通也、難經曰、肺熱甚則出涕、肺本清虛之府、最惡者熱也、肺
熱、則肺氣必粗、而肺中之液、必上沸而結爲涕、熱甚則涕黃、熱
極則涕濁、敗濁之物、豈容於清虛之府、自必從鼻之門戶而出
矣、方用逍遙散加味治之、柴胡二錢、當歸三錢、白朮二錢、陳皮
五分、甘草一錢、黃芩一錢、茯苓二錢、白芍三錢、白芷一錢、桔梗
三錢、半夏一錢、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又輕、連服八劑全愈、此方
治肝木之鬱者也、何以治肺鬱而亦效、不知道逍遙散善治五鬱、
非獨治肝經一部之鬱已也、况佐之桔梗、散肺之邪、加之黃芩、
瀉肺之熱、且引羣藥、直入肺經、何鬱之不宣乎、故壅塞通、稠濁
化也、

此症用宣肺
散亦佳

柴胡、黃芩、紫苑各二錢、白芍一兩、當歸、麥冬各五錢、茯苓、荆
芥子各三錢、甘草、款冬花各一錢、紫蘇一錢、辛夷五分、水煎

服四
劑愈

耳痛門

附耳聾

人有雙耳忽然腫痛、內流清水、久則變爲膿血者、身發寒熱、耳內如沸湯之響、或如蟬鳴、此少陽膽氣不舒、而風邪乘之、火不得散、故生此病、法宜舒發膽氣、而佐之祛風瀉火之藥、則愈矣、然有治之而不效者何也、蓋膽受風火之邪、燶乾膽汁、徒用祛風瀉火之湯、則膽汁愈乾、膽火益熾、火借風威、愈肆焚燒、而耳病轉甚矣、方用潤膽湯、白芍一兩、當歸一兩、柴胡一錢、炒梔子二錢、玄參一兩、天花粉三錢、菖蒲八分、水煎服、一劑而痛輕、二劑而腫消、三劑而膿血止、四劑而寒熱盡除、十劑而全痊也、歸芍不特入膽、而且入肝也、膽病肝必病、平肝則膽亦平也、柴胡梔子、亦是舒肝之藥、舒肝正所以舒膽、肝血自旺、而膽汁有不濡潤者乎、邪風邪火、已有不治自散之機、乃加天花粉之逐痰、則

○ 風火無黨、用菖蒲通耳中之竅、引玄參以退浮遊之煩、自然風火漸祛、上焦清涼、而耳病隨愈也。

此症用止鳴丹亦效

白芍五錢、柴胡二錢、炒梔子三錢、生地三錢、麥冬三錢、菖蒲五分、茯苓三錢、半夏五分、水煎服、數劑卽愈。

○ 人有耳中如針之觸而生痛者、並無水生、止有聲沸、皆云火邪作祟、不知乃腎水之耗也。夫腎開竅於耳、腎氣不足則耳閉、然耳閉之前必痛、而後閉、何也？蓋腎火冲之也、火冲而不得出、則火之路塞而不通、於是火不再走於耳而成聾矣。但火旣上冲於耳、而火之路何以致塞、蓋火邪上冲耳竅之內、如有物塞之狀、故此等之病、必須速治、否則成聾而難治矣。方用益水平火湯、熟地一兩、生地一兩、麥冬一兩、玄參一兩、菖蒲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痛止、二劑而響息、三劑而全愈、而耳不再聾也、四味乃補

水之藥、又能於水中瀉火、且不損傷腎氣、則腎火自降、菖蒲引腎氣而上通、火得路而上達、又何有阻抑之虞乎？此等之病、老人最多、老人耳聾、雖高壽之微、似可不必施治、不知已成之聾、不必治未成之聾、正不可不治也。此方治已聾者、尚有奇功、矧人治未聾之耳、有不取效者哉？

此症亦可用

息沸湯

熟地二兩、山茱萸一兩、麥冬五錢、北五味十粒、

菖蒲一錢、遠志五分、丹參三錢、水煎服、十劑愈。

○ 人有耳痛之後、雖愈而耳鳴更甚、然以手按其耳、則其鳴少息、此乃祛風散火之藥、而鳴且更甚、然以手按其耳、則其鳴少息、此乃陽虛而氣閉也、法宜補陽氣爲主、而兼理其肝腎之虛、方用發陽通陰湯治之、人參二錢、茯苓三錢、白朮二錢、黃芪三錢、肉桂五分、熟地五錢、當歸二錢、白芍三錢、柴胡一錢、甘草五分、白芥

子二錢、荆芥炒黑一錢、水煎服。一劑輕、二劑愈、不必三劑也。此方卽十全大補之變方也。治氣血之虛者、實有相宜茲何治陽虛而亦宜也。不知陽虛而陰未有不俱虛者、倘單補陽虛以助其陽、恐陽旺陰衰、轉動其火、不若兼補其陰、則陰足以制陽、陰陽相濟、而彼此氣通、蟬鳴之聲頓除也。

此症可用

開閉丹

黃芪一兩、當歸五錢、肉桂甘草各五分、菖蒲遠志
柴胡香附各一錢、天花粉二錢、水煎服二劑愈

○矣、方用啓竅湯、熟地二兩、山茱萸一兩、麥冬一兩、遠志三錢、五味子二錢、石菖蒲一錢、炒棗仁三錢、茯神三錢、柏子仁三錢、水煎服、一連四服、而耳中必然作響、此欲開聾之兆也、再照前方服十劑、而外用龍骨一分、雄鼠胆汁一枚、麝香一厘、冰片三厘、研絕細末爲丸、分作三丸、綿裹塞之、不可取出、一晝夜卽通矣、神效之極、耳通後、仍用前湯、再服一月、後用大劑六味丸、以爲善後之計、否則恐不能久聰也。

此症用通耳
湯亦妙

熟地三兩、麥冬一兩、炒棗仁、茯神、玄參各五錢、菖蒲一錢、柏子仁炒黑、荆芥各三錢、水煎服十劑自通

人有平居無事、忽然耳聞風雨之聲、或如鼓角之響、人以爲腎火之盛也、誰知是心火之亢極乎、凡人心腎兩交、始能上下清寧、以司視聽、腎不交心、與心不交腎、皆能使聽聞之亂、然而腎欲

上交於心、與心欲下交於腎、必彼此能受、始慶相安、倘腎火大旺、則心畏腎炎、而不敢下交、心火過盛、則腎畏心熖、而不敢上交矣、二者均能使兩耳之鳴、但心不交腎、耳鳴輕、腎不交心、耳鳴重、今如聞風雨鼓角者、鳴之重也、治法欲腎氣復歸於心、必須使心氣仍歸於腎、方用兩歸湯、麥冬一兩、黃連二錢、生棗仁五錢、熟地一兩、丹參三錢、茯神三錢、水煎服、二劑而鳴止、四劑不再發、此方涼心之劑也、心既清涼、則腎不畏心熱、而樂與來歸原、不必兩相引而始合也、况方中全是益心滋腎之品、不特心無過燥之虞、而且腎有滋潤之樂、自不啻如夫婦同心、有魚水之歡、而無垂離之戚也、又何至喧闐於一室哉、

此症可用定鳴湯

玄參三兩、生地一兩、貝母二錢、水煎服、一劑即止鳴

人有不交感、而兩耳無恙、一交接婦女、耳中作痛、或癢發不已、或

○流臭水、以涼物投入則快甚、人以爲腎火之盛、誰知是腎火之虛乎、夫腎中之火、乃龍雷之火也、火旺則難動而易息、火衰則易動而難息、其故何哉、蓋火旺者水旺也、火衰者水衰也、水衰則不能制火、而火易動、水衰則不能養火、而火難息耳、故補水必須補火、補火而水乃生、亦補火必須補水、補水而火乃盛、二者原兩相制、而兩相成也、腎開竅於耳、腎之水虛、則腎之火亦虛矣、耳之癢痛、作於交感之後、正顯其腎中水火之虛也、治法必須補腎中之火、而火不可獨補、必須於水中補之、方用加減八味丸湯、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丹皮五錢、澤瀉二錢、茯苓三錢、山藥五錢、麥冬五錢、北五味一錢、肉桂二錢、水煎服、一劑而痛輕、再劑而痛止、三劑癢亦止、四劑而水不出也、十劑全愈、此方補火而亦補水、而補水多於補火者、以火不可過旺也、水旺

於火而火有安寧之樂、火引於水之中、水資於火之內、則火不至易動而難息、又何致上騰於耳門、作痛作癢而出水哉、

此症用補陰制

熟地二兩、山茱萸、芡實各一兩、
肉桂一錢、水煎服十劑全愈

婦人有因怒發熱、經來之時、兩耳出膿、兩太陽作痛、乳房脹悶、寒熱往來、小便不利、臍下滿築、此是肝氣之逆、火盛血虧也、夫腎雖開竅於耳、耳病宜責之腎、然而肝爲腎之子、腎氣既通於耳、則肝之氣未嘗不可相通者、子隨母之象也、况肝藏血、怒則血不能藏矣、經來之時、宜血隨經而下行、不宜藏於經絡、而作痛滿脹悶也、不知肝喜疏泄、怒則氣逆而上奔、氣既上逆、而血又何肯順行於下、而爲經乎、勢必散走於經絡、而不得泄、則火隨鬱勃之氣、而上冲兩耳之間、乃化爲膿水、而流出於腎母之竅、

矣、太陽者膀胱之位也、腎與膀胱爲表裏、肝走腎之竅、獨不可走膀胱之路乎、小便不利、正肝氣之乘膀胱也、腎之氣通於腰、臍、臍下滿築者、正肝氣之乘腎也、至於乳房脹悶、尤肝逆之明驗、以兩脇屬肝之部位、而乳房乃兩脇之際也、治法宜舒肝氣、而使之順、不必治耳、而耳自愈也、方用加味道遙散、白芍一兩、柴胡二錢、當歸一兩、甘草一錢、陳皮一錢、茯神三錢、白朮五錢、炒梔子一錢、天花粉二錢、枳壳五分、丹皮三錢、水煎服、二劑而諸症皆痊、此方乃平肝之聖藥、亦解怒之神劑也、補血而又無阻滯之憂、退火而更鮮寒涼之懼、不必治腎、而治腎已包於其中、不必通膀胱、而通膀胱已統乎其內、變通之法、何往往棄之而不用耶、

此症用莫愁
湯亦神

白芍生地各五錢、當歸一兩、炒梔子、天花粉、香附各二錢、甘草、蒼朮各一錢、炒荆芥三錢、枳壳五分、水煎服一劑輕、二劑愈。

目痛門

人有目痛如刺觸、兩角多眵、羞明畏日、兩泡浮腫、淚溼不已、此肝木風火作祟、而脾胃之氣不能升騰故耳、人生後天以脾胃爲主、脾胃一受肝木之制、則土氣遏抑、津液乾涸、於是木無所養、而乾枯、風又襲之、則木更加燥、眼目肝之竅也、肝中無非風火之氣、而目欲清涼得乎、惟是肝經既燥、而目偏生淚何哉、蓋腎氣救之耳、肝爲腎之子、肝子爲風火之邪、所困、燃眉之禍、必求救於腎母、而腎痛其子、必以水濟之、然而風火未除、所濟之水與風火相戰、腎欲養木而不能、肝欲得水而不敢、於是目不得水之益、而反得水之損矣、然而水終爲木之所喜、而火終爲木之所畏、日爲陽火、燈爲陰火、故兩忌之治法自當以祛風滅火爲先、然而徒治風火、而不用和解之法、則風不易散、而火不易

○ 息也、方用息氣湯、柴胡二錢、當歸三錢、白芍三錢、天花粉二錢、白蒺藜三錢、蔓荆子一錢、甘菊花三錢、草決明一錢、炒梔子三錢、白茯苓三錢、水煎服、二劑而火退、再服二劑而羞明畏日之症除、再服二劑、諸症盡愈也、此方瀉肝木之風火、而又善調脾胃之氣、更佐之治目退翳之品、真和解得宜也。

此症柴荆飲亦妙

柴胡薄荷荆芥甘菊花各一錢、甘草三分、茯苓三錢、白芍四錢、白蒺藜草決明炒梔子各二錢、密蒙花半夏各五分、水煎服

四劑

人有目痛既久、終年累歲、而紅赤不除、致生努肉、扳睛拳毛倒睫者、乃悞治之故也、大凡目疾、初痛則爲邪盛、目疾久痛、則爲正虛、正虛而悞以邪盛之法治之、則變爲此症矣、世人不悟、動以外治、不知內病未痊、而用外治之劫藥、鮮不受其害者、我今特

傳一方、凡有努肉扳睛、拳毛倒睫者、服之無不漸愈、但不能取效、神速也、蓋眼旣經悞治而成斯病、其由來者、非一日用藥、何能責其近功乎、方名磨翳丹、葳蕤一觔、甘菊花一觔、當歸一觔、白芍一觔、陳皮二兩、柴胡三兩、同州蒺藜一觔、白芥子四兩、茯神半觔、各爲末、蜜爲丸、每日早晚、白滾水送下、各五錢、服一料全愈、此方用攻於補之中、不治風而風息、不治火而火亡、不治努肉、而努肉自消、不去拳毛、而拳毛自去、萬勿視爲平、平無奇、而不知奇寓於平之中也、

此症用加減逍遙散亦佳

白芍當歸各一兩、甘草白蒺藜蕤仁各一錢、陳皮五分、茯苓三錢、甘菊三錢、柴胡半夏各三分、水煎服、三月愈

人有目痛後、迎風流淚、至夜則目暗不明、一見燈光、兩目乾澇、此乃少年時斲喪元陽、又加時眼不守色、戒以致傷損大眡、故皆

孔不閉、風寒透入其孔、內氣既虛、外邪難杜、故爾出淚也、夫淚生於心、大皆正心之竅也、傷心則淚出、傷大皆、而亦淚出者、正見內外之關切、傷大皆卽傷心也、然則欲止大皆之淚、安可不急補其心乎、而徒補心亦正無益、必須兼腎與肝而治之、使腎水生肝木、而肝木更能補心也、方用固根湯、葳蕤一兩、當歸五錢、白芍五錢、熟地一兩、麥冬五錢、甘菊三錢、菖蒲三分、柴胡五分、水煎服、連服四劑、卽不畏風、再服四劑、見風不流淚矣、再服十劑全愈、蓋葳蕤最善止淚、加之當歸白芍、以補肝、熟地以滋腎、益之麥冬以補心、佐之甘菊菖蒲柴胡、以舒其風火、而引諸經之藥、以塞其淚竅、此固其根本、而末症自愈也。

此症用養目

湯亦效

當歸熟地葳蕤白芍各五錢、山萸茯苓麥冬白朮丹皮
枸杞各三錢、巴戟天二錢、柴胡三分、水煎服、十劑全愈

人有患時眼之後、其目不痛、而色淡紅、然羞明惡日、與目痛時無異、此乃內傷之目、人誤作實火治之、又加不慎色慾、故爾、如此若再作風火治之、必有失明之悲、必須大補肝腎、使水旺以生肝、木旺以祛風、則目得液以相養、而虛火盡散也、方用養目湯、熟地一兩、白芍五錢、麥冬五錢、當歸一兩、葳蕤五錢、山茱萸四錢、北五味一錢、甘草一錢、甘菊花二錢、柴胡五分、水煎服、二劑而目明、又二劑而羞明之症痊、更四劑而紅色盡除而愈矣、此方大補腎肝、全不去治目、正所以治目也、世醫每拘執成方、不顧目之虛實、一味以治火爲主者、不知壞天下之眼、幾百萬矣、幸治目者、察其虛實、如知其虛、卽以此方投之、效應如响、正不必分前後也、然初起卽是內傷之目痛、又從何處辨之、日間痛重者陽火也、乃是實症、夜間痛重者陰火也、乃是虛症、虛症卽

用此方急治之隨手建功何至變生不測哉

此症用還光飲亦妙

熟地一兩、山茱萸四錢、枸杞甘菊同州蒺藜玄參麥冬各三錢、葳蕤五錢、肉桂三分水煎服、十劑全愈

人有陰火上冲、兩目紅腫、淚出而不熱、羞明而不甚、日出而痛輕、日入而痛重、此非虛症之痛乎、然不在肝而在腎也、腎中無火、下焦寒甚、乃逼其火而上行、浮遊於目、而目痛也、治法不可瀉火、而宜補火、并不可僅補火、而兼宜補水、腎中真寒、而火不存實、腎中少水、而火無養也、水火原不可兩離、補水即宜補火、則水不寒、補火即宜補水、則火不燥、治陰虛火動之症者、無不當兼治、何獨於治目者殊之、方用八味地黃湯加減、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山藥五錢、茯苓澤瀉丹皮各三錢、柴胡五分、白芍五錢、甘菊花三錢、肉桂一錢、水煎服、一劑而陰火歸源、目疾頓愈

抑何其治法之神乎、蓋陰陽之道歸根最速、吾用六味、大滋其腎中之水、加肉桂以溫其命門之火、火喜水養、即隨水而同歸於本宮、龍雷安靜、而雲漢之間、火光自散、有不返爲青天白日之世界乎、况佐之、柴芍甘菊、風以吹之、通大澤之氣、而雷火更且安然也、

此症用抑火散亦效

熟地麥冬各一兩、北五味肉桂各一錢、巴戟天蔴蕤各五錢、水煎服、一劑效、二劑全愈

人有能近視、而不能遠視者、近視則蠅脚細字、辨晰秋毫、遠視則咫尺之外、不辨真假、人以爲肝血之不足、誰知是腎火之本微乎、腎火者先天之火也、是火存於腎水之中、近視之人、既非水之不足、何致火之無餘、不知先天之火天與之也、生來火微、光焰自短、蓋眼目之中、不特神水涵之、抑亦神火藏之、故凡光能

○ 照遠者火也、近視之人、正神火之微耳、神火藏於目中、而發於腎內、治近視之病、必補腎火爲主、然而火非水不養、雖近視之人、原有腎水、然能保其後天之不斷削乎、水中補火、不易之道也、方用養火助明湯、熟地五錢、山茱萸三錢、歲蕤五錢、巴戟天一兩、肉桂一錢、麥冬三錢、北五味子三分、枸杞三錢、水煎服、一月之後、自然漸能遠視矣、仍將前藥修合丸散、日日吞服、一年之後、遠近俱能視也、但服藥之時、必須堅忍色慾爲妙、否則僅得半之道耳、此方補命門之火、所以助其陽也、雖助陽無非益陰、本無他害、誠恐不善受益者、借陽以作樂、故戒之如此。

此症用鑑遠

湯亦佳

附子北五味各一錢、熟地歲蕤各一兩、山茱萸五錢、水煎服

人有目痛、二瞳子大於黃精、視物無準、以小爲大、人以爲內熱之

○ 故也、誰知是氣血之虛、而驟用熱物火酒以成之者乎、夫五臟六腑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瞳子尤精之所注也、故精足則瞳子明、精虧則瞳子暗、視物而昧大小者、蓋筋骨氣血之精、而爲脉并爲系、上屬於腦、腦熱則瞳子散大、而腦之所以熱者、由於多食辛熱之物也、火酒者、酒中至熱之漿、且其氣又主散、腦中之精最惡散、而最易散、熱而加散、腦氣又烏能安然無恙乎、自必隨熱而隨散矣、腦氣既熱、則難於清涼、更難於靜固、欲瞳子之不散大、而不可得、又烏能視物有準哉、治法以解熱益氣爲主、而解熱必須滋陰、滋陰自易降火、然後於滋降之中、佐之酸收之味、始克斂瞳神之散大也、方用斂瞳丹、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白芍一兩、當歸伍錢、黃連三錢、五味子一錢、人參三錢、甘草一錢、地骨皮五錢、柴胡五分、桔梗三錢、陳皮五分、黃柏五分

水煎服、連服四劑、瞳子漸小、再服四劑、而視物有準矣。服一月全愈。此方涼血於補血之中、瀉邪於助正之內、祛酒熱於無形、收散精於不覺、實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較東垣治法爲更神也。

此症用束睛

丹亦效

熟地白芍麥冬各一兩、人參五錢、炒梔子川芎各三錢、北五味一錢、水煎服、十劑全愈。

人有病目數日、而卽生翳、由下而上、其翳色作澹綠狀、瞳子痛不可當、人以爲肝木之風、誰知是腎火乘肺、肺火與腎水相合、而不解乎。夫腎主黑色、肺主白色、白與黑相合、必變綠色也。惟是腎爲肺母、肺爲腎母、二火何以相犯、乃予母之變耳。弟子母相犯者、無關輕重、其翳由下而上、是子犯其母、亦緣母之過柔也。天下安有母旺、而子敢犯者乎、是治之之法、補母而子之逆可

安矣。雖然予之天性凶逆、亦從旁之人必有導之、始敢安於逆而不顧、腎火之犯肺者、亦經絡之多不調也。補肺金以抑腎、烏可不調其經絡、以孤腎火之黨乎。方用健母丹、麥冬天冬各一兩、生甘草黃芩各一錢、茯苓青蒿白芍桔梗丹參各三錢、陳皮三分、天花粉二錢、水煎服、一劑而綠色退、四劑而目翳散、十劑全愈。此方用二冬、以補肺、用甘草桔梗、以散肺之邪、用黃芩以退肺之火、則肺氣旣旺、而腎火自然難侵、况益之茯苓、以瀉膀胱之火、用青蒿以瀉胃脾之熱、白芍以平肝膽之氣、丹參以清心內之炎、是臟腑無非清涼、而腎臟邪火安能作祟、譬如一家之中、叔伯兄弟盡是正人君子、羣來解勸、而忤逆之兒、卽不愧悔自艾斷、不能增添其橫、而爲犯上之亂矣。

此症用益肺湯、亦效

麥冬二兩、天門冬五錢、生地
玄參各一兩、水煎服十劑愈

人有兩目無恙而視物皆倒植人以爲肝氣之逆誰知是肝葉之倒置乎夫目之系通於肝而肝之神注於目肝斜則視斜肝正則視正肝直則視直肝曲則視曲肝岐則視岐此理之常也今視物倒植者乃肝葉倒而不順耳此必因吐而得者蓋吐則五臟反覆而肝葉開張壅塞於上焦不能一時迅轉故肝葉倒而視物亦倒也治法宜再使之吐然而一吐已傷五臟再吐不重傷五臟之氣血乎但不吐而肝葉不易遽轉吾於吐中而仍用和法方用安臟湯參蘆鞭二兩瓜蒂七箇甘草一兩荆芥三錢水煎三大碗頓服之卽用鶩翎掃喉中必大吐吐後而肝葉必順矣瓜蒂散原是吐藥余加參蘆鞭甘草荆芥者於補中以行其吐卽於吐中以安其經絡何至五臟反覆以重傷其氣血哉

此乃吐之變法也凡虛人而宜用吐法者皆可照此法治之

此症用參蘆湯

吐之亦妙人參蘆四兩煎湯數碗盡服之

以鶩翎掃喉引吐吐後卽愈

人有驚悸之後目張不能瞑百計使之合眼不可得人以爲心氣之弱誰知是肝膽之氣結乎雖五臟六腑皆稟受脾土土貫於目而目之系實內連肝膽也肝膽血足而氣舒肝膽血虧而氣結然此猶平居無事之謂也肝膽逢驚則血縮肝膽逢慄則血止血止血縮而氣乃因之而結矣氣結則肝膽之系不能上通於目而目之瞑不能下矣治法必須解其氣結然而不易解也仍當補其肝膽之血血旺則氣伸而結乃解也方用解結舒氣湯白芍一兩當歸一兩炒棗仁一兩郁李仁三錢水煎服一劑而目能瞑矣白芍平肝膽之旺於瀉中能補當歸滋肝膽之枯

於補中能散、炒棗仁安心之藥、心安則不必取資於肝膽、子安而母更安也。郁李仁善能去肝膽之結、入之於三味之中、尤易入肝、而舒滯去鬱也、所以一劑奏功耳。

此症用舒結
湯亦神

柴胡荆芥各二錢、白芍一兩、甘草半夏獨活各一錢、炒棗仁四錢、麥冬五錢、水煎服、一劑目瞑而卧

人有無故忽視物爲兩人、以爲肝氣之有餘、誰知是腦氣之不足乎、蓋目之系下通於肝、而上實屬於腦、腦氣不足、則肝之氣應之、肝氣大虛、不能應腦、於是各分其氣以應物、因之見一爲兩矣、孫真人曰、邪中於頭、因逢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目系入於腦、入於腦則轉、轉則目系急、急則目眩以轉、邪中於睛、所中者不相比、則睛散、睛散則歧、故見兩物、此言尚非定論、治法必須大補其肝氣、使肝足以應腦、則肝氣足、而腦氣亦足也、方用助肝

益腦湯、白芍二兩、當歸一兩、人參三錢、郁李仁二錢、柴胡五分、天花粉二錢、細辛五分、川芎三錢、甘菊花五錢、薄荷八分、生地五錢、天門冬三錢、甘草一錢、白芷三分、水煎服、一劑而視物爲一矣、二劑全愈、此方全是益肝之藥、非益腦之品也、不知補腦必須添精、而添精必須滋腎、然而滋腎以補腦、而肝之氣不能遽補、不若直補其肝、而佐之祛邪之藥、爲當、蓋腦氣不足、而邪得以居之、不祛邪而單補其精、於腦氣正無益也、治肝正所以益腦也、

此症亦可用
補瞳神丹

當歸白芍各一兩、郁李仁黑荆芥丹皮各三錢、麥冬、川芎、葳蕤各五錢、細辛五分、水煎服、一劑愈

人有病目之後、眼前常見禽鳥昆蟲之飛走、捉之則無、人以爲怪、而不知非怪也、乃肝膽血虛、有痰而閉結之也、夫肝膽屬木、木

中無血以潤之則木氣過燥矣、內燥必取給於外水、然而肝膽喜內水之資、而不喜外水之養、於是外水不變血而變痰、血資肝膽則有益、痰侵肝膽則有損、且血能入於肝膽之中、痰難入於肝膽之內、痰既在外、反壅塞肝膽之竅、而氣不能展矣、見禽鳥昆蟲之飛走者、皆痰之作祟也、治法益肝膽之血、而兼消其外壅之痰、方用四物湯加味治之、熟地三錢、白芍五錢、當歸一兩、川芎二錢、酸棗仁五錢、青箱子三錢、茯神三錢、陳皮一錢、甘草一錢、半夏三錢、白朮二錢、水煎服、四劑目無所見矣、此方用四物湯以滋肝膽、用茯苓半夏白朮以分消其溼痰、加入棗仁青箱子、以青箱子走目中之系、棗仁去心內之迷、心氣清而痰易出、目系明而邪自散也、然但用一味、而不合前藥同用、正未能出奇制勝耳。

此症用向榮
湯亦妙

當歸白芍生地各一兩、麥冬五錢、白芥子、茯苓各三錢、貝母一錢、柴胡五分、水煎服、十劑全愈

人有目痛之餘、兩目白眴、盡變爲黑、不痛不疼、仍能視物無恙、毛髮直如鐵條、癡癡如醉、不言不語、人以爲血債之症也、誰知是腎邪之乘心乎、夫心屬火、腎屬水、二經似乎相尅、然而心火非腎水、不能相養、腎水不上交於心、則心必有煩燥之憂、但腎水僅可相資於心、而不可過侮、夫心也、腎氣乘心、本欲救心之枯、而腎中倘有邪水、亦挾之以資心、則心受傷矣、心受腎邪、本自死症乃不死、而但現黑色於目者、以腎來救心、而非犯心也、心畏腎邪、而又不敢明彰腎之過、白眴變黑、赤白難分、毛髮直豎、非怒極之驗乎、癡癡如醉、不言不語、非挾制太甚、無可如何之象乎、治法宜斬關直入、急救心君之垂危、祛蕩腎邪、機亂反正、

之爲得也。方用轉治湯。茯苓五錢。人參五錢。附子二錢。五靈脂末二錢。菖蒲一錢。白芥子三錢。白朮五錢。良薑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癥醉醒。二劑而毛髮軟。三劑而黑苔解。四劑全愈。夫腎中之邪。不過寒溼之氣。用辛燥溫熱之劑。自易祛邪。况佐之奪門之將。輔之引路之人。有不恢復於須臾。定亂於頃刻哉。

此症用利水益心丹亦佳

茯苓人參薏仁巴戟天各五錢。白朮肉桂各三錢。白芥子白朮一兩。水煎服。四劑全愈。

人有月經不通三月。忽然眼目紅腫。疼痛如刺。人以爲血虛。而不能養目也。誰知是血壅而目痛乎。夫經水不通。似乎血枯之症。然而血過於盛。則肝氣反閉塞而不通。經既不通。則熱無可洩。不下行。而轉壅於上。而肝之竅開於目。乃走肝而目痛矣。此等之痛。肝脉必大而有力。或弦而滑。必非細濤微緩。無力之狀也。

治法不可補血以助熱。宜通經以瀉肝。方用開壅湯。紅花三錢。當歸尾三錢。牛膝二錢。桃仁十四箇。柴胡二錢。丹皮三錢。大黃一錢。香附一錢。鬱金三錢。天花粉二錢。玄胡索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經通。再劑而目愈。此方全不治目。但去通經。經通而熱散。熱散而目安也。

此症可用

瀉壅丹

當歸一兩。紅花五錢。大黃二錢。生地五錢。荆芥三錢。桃仁十粒。丹皮三錢。炒梔子二錢。水煎服。一劑而血通。二劑而目之腫全消。不必三劑也。

血症門

人有一時狂吐血者、未有不本之火者也、然血已吐出如傾盆、則火必變爲虛火矣、實火可瀉、而虛火斷不可瀉、况血已吐出、無血養身、而又用瀉火之藥、以重傷其胃氣、毋論血不能驟生、而氣亦不能遽轉、往往有至氣脫而死者、治法不可止血、而當活血、尤不可活血、而急當固氣、蓋氣固、則已失之血、可以漸生、未失之血、可以再旺耳、方用固氣生血湯、黃芪一兩、當歸五錢、荆芥炒黑二錢、水煎服、一劑血止、再劑氣旺、四劑血各歸經、不致再吐矣、此方卽補血湯之變、全在荆芥、引血歸於氣分之中、引氣生於血分之內、氣血之陰陽旣交、則水火之陰陽自濟、斷不至臟腑經絡再有拂逆、使血衝擊而再嘔也、蓋有形之血、不能速生、無形之氣、所宜急固、吐血不治血而治氣、前人已有言之

者、余不必再論也。大約此方治初起嘔狂血者、若吐血既久、尚宜斟酌。

此症用黃荆湯亦神
生地四兩、炒黑荆芥三錢、煎服即止

人有久吐血而未止、或半月一吐、或一月一吐、或三月數吐、或終年頻吐、雖未咳嗽、而吐痰不已、委困殊甚、此腎肝之吐也。夫吐血未必皆是腎肝之病、然吐血而多經歲月、未有不傷腎肝者、腎肝既傷、則水不能養肝、而肝木必燥、龍雷之火不能安於水中、必下尅於脾胃、而脾胃寒虛、龍雷之火乃逆冲於上、以欺肺金之弱、挾胃中之血、遂火旺而沸騰、隨口而出矣。治法必腎肝肺三經統補之、方用三台救命湯、熟地半觔、麥冬三兩、丹皮二兩、水煎二碗、一日服盡、不再吐、熟地補腎以滋肝、麥冬清肺以制肝、丹皮去肝中浮遊之火、又能引上焦之火、以下歸於腎臟也。

使血歸經也、然非大用之、則火勢燎原、何能止抑其炎炎之勢、故必用重劑、則滂沱大雨、而遍野炎氛、始能熄焰、至於火息血靜、用地黃丸、調理三年、乃延生之善計、願人守服以當續命膏也。

此症用填精止血湯甚佳

熟地二兩、山茱萸四錢、麥冬五錢、北五味子一錢
炒黑荆芥三錢、白芍一兩、水煎服十劑血不再吐

人有吐黑血者、雖不至於傾盆、而痰嗽必甚、口渴思飲、此腎經之實火也、蓋腎中之火又挾心包、相火並起、而上冲耳、然而心包之火可瀉、而腎火終不可瀉、瀉心包之火、必致有傷於腎、吾乃瀉其肝、則二經之火、不瀉而自瀉也、肝爲心包之母、而腎之子也、母弱而子不能强、子虛而母亦自弱耳、方用兩瀉湯、白芍一兩、丹皮一兩、地骨皮一兩、炒黑梔子三錢、玄參一兩、水煎服、連

服二劑而黑血變爲紅色矣、再服二劑、而咳嗽除、血自止、神效也、夫黑乃北方之色也、黑血宜屬腎、而乃兼屬之心火者、亦猶火熱之極、投於水中、則化爲烏薪、心包之火、同入於腎中、則火極似水、又何疑乎、今用兩瀉之湯、雖瀉肝木、其實仍是兩瀉心包、與腎經也、火得水而解、血得寒而化、此黑血之所以易變、而吐血之所以易止也、

此症亦可用三仙散火湯
玄參三兩、生地二兩、白芍一兩、水煎服、二劑卽止血

人有感觸暑氣、一時氣不得轉、狂嘔血塊而不止者、此暑邪犯胃也、其症必頭痛如破、汗出如雨、口必大渴、發狂亂叫、若作虛症治之、必反增劇、如當歸補血湯、又不可輕用也、法宜消暑熱之氣、而佐之下降歸經之藥、則氣不逆、而血自止矣、方用青蒿一兩、當歸五錢、荆芥炒黑三錢、石膏一兩、麥冬五錢、玄參五錢、大

○
黃一錢、水煎服、一劑而暑氣消、口渴止、二劑而血歸於經、諸症悉愈、不可再用二劑也、此方名爲解暑止血湯、青蒿能於解暑之中、善退陰火、則陰陽既濟、而拂抑之氣自除、於是、以石膏退胃火、麥冬退肺火、玄參退腎火、荆芥從上焦、而引火下行、又得大黃迅速、不再停於胃、又恐血既上越、大腸必然燥結、加入當歸之滑、以助其速行之勢、故旋轉如環、而取效甚捷也、

此症亦可用散暑止血湯、甚神
大黃生地石膏各三錢

人有痰中吐血、如血絲者、日間則少、夜間則多、咳嗽不已、多不能眠、此乃腎中之火、冲入咽喉、而火不得下歸於命門、故火沸爲痰、而上升、而心火又欺肺金之弱、復來相刑、是水之中、兼有火之氣、所以痰中見血絲也、方用化絲湯、熟地一兩、麥冬五錢、貝母一錢、玄參五錢、茯苓三錢、蘇子一錢、地骨皮三錢、沙參三錢、

荆芥炒黑一錢、水煎服、一劑而血絲少、再劑而血絲斷矣。此方肺腎心三經並治、加之去痰退火之劑、消弭於無形、故能成功之速、倘不用補劑、而唯事於去痰退火、吾恐痰愈多、而血愈結也。惟是既愈之後、不可仍服此方、宜服益陰地黃丸、方用熟地一觔、山藥八兩、麥冬十兩、北五味三兩、山茱萸八兩、丹皮六兩、茯苓六兩、地骨皮十兩、澤瀉四兩、蜜爲丸服一年、永不再發。

此症用還源湯亦佳

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炒黑荆芥三錢、地骨皮五錢、麥冬二錢、天門冬二錢、甘草貝母各三分、桔梗五分、水煎服三十劑

愈

人有久吐血、百計止之而不效者、蓋血犯濁道也。夫火不盛、與氣不逆、則血俱不吐、當知氣逆、由於火盛、欲治氣逆、必須降火、然而火盛既久、則火不能盛、氣逆既久、則氣更加逆、似乎瀉火易

而降氣難、不知火瀉、則氣亦隨之而降矣、但火久、則變爲虛火、虛火宜引、而引火之藥、多是辛熱之味、恐反有助逆之慮、不若壯水、以鎮陽火之爲得也、方用壯水湯、熟地二兩、生地一兩、荆芥炒黑二錢、三七根末三錢、水煎調服、一劑而血即止、再劑而血即斷、不再發也、熟地與生地同用、補精之中、即寓止血之妙、荆芥引血、而歸於經絡、三七根即隨之、而斷其路徑、使其入而不再出也、火得水而消、氣得水而降、此中自有至理也。

此症單用三七根末三錢、加入童便一碗、調服即止

人有大怒、吐血色紫、氣逆兩脇脹滿作痛、此怒氣傷血、不能藏而吐也、肝本藏血、逢怒則肝葉開張、血即不能藏矣、肝氣本急、怒則更急、急則血自難留、故一湧而出、往往有傾盆而吐者、况肝中原有龍雷之火、因怒而擊動其火、於是劈木焚林、而血乃上

越矣、血既上湧、肝無血養、自然兩脇作痛、輕則脹滿矣、治法急宜平其肝氣、而少加清涼之品、則怒氣一平、而龍雷之火自收、血症可愈、倘一味用止血之藥、反足以拂其火熱之性也、方用平肝止血散、白芍二兩、當歸一兩、荆芥炒黑三錢、炒梔子二錢、甘草一錢、丹皮二錢、水煎服、一劑而肝氣平、二劑而吐血止、三劑氣不逆、而脹痛盡除也、芍藥平肝、而又能益肝中之氣血、同當歸用之、則生血活血、實有神功、丹皮梔子、不過少涼其血、以清其火、以便荆芥之引經、甘草之緩急也。

此症用斷紅飲亦神效

白芍當歸各一兩、荆芥炒黑三錢、三七根末三錢、水煎調服、一劑即止血

○ 腎中之虛火也、虛火之盛、由於真水之衰、不能制火、致火逆冲而上、血遂宜大吐矣、又何必咳而後出、蓋肺氣阻之也、夫肺爲腎之母、腎水者肺之順子、腎火者肺之驕子也、肺本生腎水、而不生腎火、惡驕子之凌犯也、其驕子因肺母之偏於腎水、乃上犯劫奪肺金之血、而肺又不肯遽予、故兩相搊掣、而咯血也、方用六味地黃湯、熟地一兩、山茱萸三錢、山藥三錢、麥冬一兩、五味子一錢、茯苓澤瀉丹皮各二錢、水煎服連服、四劑血必不咯矣、服一月全愈、用六味湯、以大資其腎水、用麥冬、五味、以大益其肺金、自足以制火之有餘、何至於血之再咯而出哉、此治水所以不須瀉火也。

此症用生熟二地湯亦妙
生地熟地各二兩、水煎服、十劑即愈

人有嗽血者、因咳嗽而出血也、其症多因勞傷、而成耗損腎水、水

○不能分給於各臟，而又不慎於女色，則水益潤矣，水潤而肺金必來相生，以洩肺金之氣，而無如腎水日日之取給也，則子貧而母亦貧矣。夫貧子盜母之資，則母有剝膚之痛，欲求救於胃，而胃又受肝火之凌，則胃不敢生肺，肝木生火，則心火必旺，心火一旺，必來乘肺，肺受外侮，必呼子以相援，而腎子水衰，不能制火，火欺水之無用，凌肺愈甚，肺欲避之子宮，而腎子之家，又窘迫乾枯，無藏身之地，勢不得不仍返於本宮，而咳嗽吐血矣。治法自宜救肺，然而徒救肺，而肺之涸如故，則肺之液仍去，顧腎而肺仍傷也。故治肺仍須補腎，腎水足，而肝木平，心火息，不必治肺，而肺已安矣。方用救涸湯，麥冬二兩、熟地二兩、骨皮一兩、丹皮一兩、白芥子三錢，水煎服，一劑而嗽輕，二劑而咳輕，連服十劑，咳嗽除而血亦自愈。麥冬與熟地同用，乃肺腎兩治。

之法也。加入地骨丹皮者，實有微義，蓋嗽血必損其陰，陰虛則火旺，然此火旺者，仍是陰火，而非陽火也。我用地骨丹皮，以解骨髓中之內熱，則腎中無煎熬之苦，自然不索於肺金，而肺中滋潤，自然清肅之氣下濟於腎內，子母相安，則腎水漸濡，可以養肝木，可以制心火，外侮不侵，家庭樂豫，何至有損耗之失哉。至於白芥子，不過消膜膈之痰，無他深意，以陰虛咳嗽者，吐必有痰，故取其不耗真陰之氣也。

此症用麥冬熟地湯亦佳
熟地二兩、麥冬一兩，水煎服，十劑全愈

人有鼻中流血，經年經月而不止者，或愈或不愈，此雖較日中吐血者少輕，然而聽其流血而不治，與治不得其法，皆能殺人。蓋吐血犯胃，衄血犯肺，胃爲濁道，肺爲清道也。犯濁道，則五臟盡皆反覆，犯清道，則止肺經一臟之逆也，氣逆則變症多端，故皆

能殺人、治法宜調其肺氣之逆、但肺逆成於肺經之火、夫肺屬金、本無火也、肺經之火、仍是腎水之火、肺因心火之侵、腎水救母、而致乾涸、以腎火來助、乃火與火鬪、而血遂妄行、從鼻而上越矣、然則調氣之法、舍調腎無他法也、而調腎在於補、水以制火、方用止効湯、生地一兩、麥冬三兩、玄參二兩、水煎服、一服卽止、麥冬直治其肺金之匱乏、生地玄參以解其腎中遏抑之火、火退而氣自順、血自歸經矣、倘畏此方之重、而減輕則火勢炎炎、未易止遏、不能取效也。

此症用麥冬三七湯亦神

麥冬三兩、三七根末三錢、水煎調服、二劑卽止

人有耳中出血者、涓涓不絕流、三日不止、而人死矣、此病世不嘗有、然而實有其症也、耳者腎之竅也、耳中流血、自是腎虛之病、然而腎虛、血不走胃、不從口出、而偏從耳出者、正有其故、蓋心

包火引之也、心包之火、與命門之火、原自相通、一火沸騰、則血不走胃、而走耳矣、蓋胃爲心包之子、胃恐腎火之害心、而兼害胃、故引其火、而上走於耳、諸經所過之地、盡捲土而行、故血乃隨之而出也、雖耳竅甚細、不比胃口之大、無冲决之虞、而涓涓不絕、豈能久乎、故必須急止之方、用填竅止氣湯、麥冬一兩、熟地二兩、菖蒲一錢、水煎服、一劑而效如响、用熟地以填補腎經之水、麥冬以息心包之焰、一經之火息、而耳竅不閉、則有孔可鑽、雖暫止血、未必不仍然越出也、故用菖蒲引二味、直透於耳中、又引耳中之火、而仍返於心包、火歸而耳之竅閉矣、如此用藥之神、真有不可思議之妙、

此症用截流湯亦神效

熟地二兩、生地、麥冬各一兩、三七根末
三錢菖蒲一錢、水煎服、一劑卽止血

人有舌上出血不止者、舌必紅爛、其裂紋之中、有紅痕發現、血從痕中流出、雖不能一時殺人、然而日加頓困、久亦不可救援也。此症乃心火太炎、而腎中之水、不來相濟、夫心必得水以相養、邪水犯心則死、真水養心則生、故心腎似乎相尅、而其實相生也、今腎水不交於心、則欲求腎之養、而不可得、乃借資於舌下之廉泉、終日取給其津液、未免舌爲之敝而乾涸矣、夫廉泉有水、能灌注五臟、然而腎水足、而廉泉之水亦足、腎水枯而廉泉之水亦枯、譬如江河之水旺、而井水亦滿也、今腎水既不濟於心之中、何能越心而上升於唇口之上、此廉泉欲自養方寸之舌、而不能、何能濟心之炎熱乎、故泉脈斷、而井甃裂、亦無濟於心、而并爛其舌、舌既爛矣、清泉泥濘、必流紅水、而成血也、治法必大補其心腎、使心腎交濟、而舌血不斷而自止也、方用護舌止血耳。

丹、丹皮三錢、麥冬三錢、桔梗三錢、甘草一錢、玄參五錢、人參二錢、熟地一兩、五味子一錢、黃連三分、肉桂一分、水煎服、一劑而舌之血即止、連服四劑、而舌之爛亦愈、此方全不治舌、而但交其心腎、心腎交、而心之氣下通於腎、寧再求濟於舌乎、舌不耗津於心、則舌得自養、此不治舌、正勝於治舌、不止血、而正勝於止血耳。

此症用清心救

命丹、亦神效

玄參麥冬各一兩、甘草一錢、菖蒲三分、茯神人參三七根末各三錢、五味子三粒、水煎調服、一劑即止血

人有齒縫出血者、其血之來、如一線之標、此乃腎火之沸騰也、夫齒屬腎、腎熱而齒亦熱、腎虛而齒亦虛、腎欲出血、而齒即出血矣、雖然齒若堅固、則腎即欲出血、無隙可乘、似乎必須治齒、然而徒治齒無益、仍須治腎、蓋腎爲本、而齒爲末也、夫腎火乃龍

雷之火直奔於咽喉、血宜從口而出、何以入於齒耶、蓋腎火走任督之路、而上趨於唇齒、無可出之路、乘齒縫有隙而出之、龍標出如線也、方用六味地黃湯加麥冬五味骨碎補治之、熟地一兩、山藥四錢、山茱萸四錢、丹皮五錢、澤瀉三錢、茯苓三錢、麥冬五錢、五味子一錢、骨碎補一錢、水煎服一劑、而血卽止也、連服四劑、永不再發、六味地黃湯大補腎中之真水、水足而火自降、火降而血不妄行矣、又慮徒補腎水、而水不易生、用麥冬五味子以補其肺、從腎之化源而補之也、補肺而水尤易生、加入骨碎補透骨以補其漏、則血欲不止、而不可得矣。

此症亦可用

關縫丹

猴薑人參北五味三七根各一錢、甘草三分、各爲細末擦牙含漱、卽止血、止後用六味丸、則不再發

人有齶中流血者、其血不十分多、夾水流出血、人亦不十分狼狽、然齶通氣海、關元命門、烏可洩氣乎、雖流血非洩氣之比、而日日流血、則氣亦隨之而洩矣、治法自應閉塞齶門、然而不清其源、而徒閉其門、亦徒然也、夫齶之所以出血者、乃大小腸之火也、二火齊旺、必兩相爭鬪於腸中、小腸之火欲趨出於大腸、而大腸之火欲升騰於小腸、兩不相受、而火乃無依、上下皆不可洩、因齶有隙、乃直攻其隙而出、火出於齶、而血亦隨之矣、然則治療之出血、可不急安其大小腸之火乎、然大小腸之所以動火、以腎經乾燥無水、以潤之也、故治大小腸之火、仍須以治腎爲主、方用兩止湯、熟地三兩、山茱萸一兩、麥冬一兩、北五味五錢、白朮五錢、水煎服、一劑卽止血、不流、四剷除根、熟地山茱萸水、麥冬五味以益肺氣、多用五味子者、不特生水、而又取其

酸而斂之也。加白朮以利腰臍、腰臍利則水火流通、自然大小腸各取給於腎水、而無相爭之亂。水足而火息、血不止而自止也。

此症用障臍湯亦甚神

大黃五分、當歸生地各一兩、地榆三錢、水煎服、一劑卽止血

人有九竅流血者、其症氣息奄奄欲臥、不欲見日、頭暈身困、人以爲祟憑之、不知此乃熱血妄行、散走於九竅也、視其症若重、然較狂血走一經者反輕、引血歸經、則血不再流矣。夫人一身之中、無非血也、尤竅出血、乃由近而遠、非盡從臟腑而出、然而治法仍須治臟腑、而不可止治經絡、以臟腑能統攝經絡也。方用當歸補血湯、加味治之、當歸五錢、黃芪一兩、荆芥炒黑三錢、人參二錢、白朮五錢、生地五錢、水煎服、一劑卽止血、二劑不再流。

矣。熱血妄行、不清火而反補其氣、因由於氣之虛也、氣虛則不能攝血、血得火而妄行、逢竅則鑽、今補其氣、則氣旺矣、氣旺自能攝血、倘用止抑之法、則一竅閉、而衆竅安保其盡閉、乎用補血湯、而又行氣涼血、未嘗無清火之味焉、得不奏功如神哉。

此症可用
掩竅丹

人參當歸生地玄參各一兩、炒黑荆芥三錢、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卽止血、二劑全愈

人有大便出血者、或糴前而先便、或糴後而始來、人以爲糴前來者、屬大腸之火、糴後來者、屬小腸之火、其實皆大腸之火也、大腸中本無血也、因大腸多火、爍乾腸中之液、則腸薄而開裂、血得滲入、裂竅在上則血來遲、裂竅在下則血來速、非小腸之能出血也、小腸出血、則人且立死、蓋小腸無血、如有血則心傷矣、心傷安能存活乎、故大便出血、統小腸論之以辨症、則可謂大

○便之血以糗後屬小腸則不可也是治便血之症宜並治大腸。然而大腸之所以出血非大腸之故也腎主大小便腎水無濟於大腸故火旺而致便血也方用三地湯熟地一兩當歸一兩生地一兩地榆三錢木耳末五錢水煎調服一劑卽止血二劑全愈精血雙補則腸中自潤既無乾燥之苦自無滲漏之患況地榆以涼之木耳以塞之有不取效之速者乎

此症用齊危熟地湯亦神

熟地三兩地栗三兩搗汁同熟地煎湯服二劑卽止血

○人有小便溺血者其症痛澀馬口如刀割刺觸而難忍人以爲小腸之血也而不知非也小腸出血則人立死安得痛楚而猶生乎因人不慎於酒色欲洩不洩受驚而成之者精本欲洩因驚而縮入則精已離宮不能仍反於腎中而小腸又因受驚不得

直洩其水則水積而火生於是熱極而煎熬將所留之精化血而出於小便之外其實乃腎經之精而非小便之血也治法宜解其小腸之火然而解火而不利其水則水壅而火仍不得出精血又何從而外洩哉方用水火兩通丹車前子三錢茯苓五錢木通一錢梔子三錢黃柏一錢當歸五錢白芍一兩扁蓄一錢生地一兩水煎服一劑而澀痛除二劑而溺血止三劑全愈不必用四劑也方中通利水火而又加平肝補血之藥者蓋血症最懼肝木克脾胃則脾胃之氣不能升騰而氣乃下陷氣陷而血又何從而升散乎今平其肝則肝氣舒而脾胃之氣亦舒小腸之水火兩通敗精有不速去者乎

此症用通溺

飲亦神

黃柏車前各三錢茯苓白朮各五錢王不留行二錢肉桂三分黃連一錢水煎服二劑卽止血

人有皮毛中出血者、或標出如一線、或滲出如一絲、或出於頭上、或出於身中、或出於兩脰之間、皆肺腎兩經之虧火乘隙而外越也。此等之症、舍補腎水無第二法可救。然而補腎之功緩、必須急補其氣。氣旺則肺金自旺、而皮毛自固矣。方用肺腎兩益湯熟地二兩、人參一兩、麥冬一兩、三七根末三錢、水煎服、一劑而血即止矣。再用六味地黃湯加麥冬五味、調服一月、不再發。蓋熟地壯水、麥冬益金、金水相資、則肺腎之火自息、血自歸經。何至走入皮毛而外洩、况三七根原能止血乎。

此症用芪歸斂
血湯亦神效

黃芪玄參各一兩當歸五錢麥冬一兩北五味一錢蘇子二錢三七根末三錢水煎調服一劑即止血

表裏者也。血犯胃、已傷中州之土、先天已虧矣、况更犯脾陰之後天乎。胃主受、而脾主消、脾氣一傷、不能爲胃化其津液、雖糟粕已變、但能化麤、而不能化精、以轉輸於五臟六腑之間、則臟腑皆困、是脾之唾血、更甚於胃之吐血矣。然而脾之所以唾血者、仍責之胃土之虛、不特胃土之虛、而尤責之腎水之衰也。蓋胃爲腎之關門、腎衰則胃不爲腎以司其開闔、而脾之血欲上唾、而胃無約束、任其越出於咽喉之上矣。故脾之唾血、雖脾火之沸騰、實腎胃一火之相助也。治法平脾之火、必須補脾之土、更須補腎水、以止胃之火也。方用滋脾飲、人參三分、茯苓二錢、玄參丹皮、芍藥、茅根、山藥各三錢、熟地一兩、沙參五錢、甘草五分、水煎服、一劑而唾血止、再劑全愈。此方輕於治脾、而重於補腎、誠探本之法也。倘止瀉脾火之有餘、必致損胃土之不足、胃

氣傷而脾氣更傷然後始去補腎則不能生腎水矣何能制脾火之旺哉毋論唾血難止吾恐胃關不閉而血且大吐矣此滋脾飲之所以妙耳

此症用同歸

湯亦神效

白术玄参各一兩熟地二兩北五味一錢荆芥炒黑三錢貝母五分水煎服一劑即止血

人有雙目流血甚至直射而出婦人則經閉不行男子則口乾唇燥人以爲肝血之妄行也誰知是腎中火動乎夫腎中之火相火也若君火寧靜則相火不敢上越惟君火既衰而後心中少動於嗜慾則相火卽挾君主之令以役使九竅而九竅尊君之命不敢不從聽其所使矣心之系通於目肝之竅開於目肝中有火亦相火也與腎中命門之相火心中包絡之相火正同類也同氣相助而沸騰不啻如小人結黨比附而不可解直走心

○
肝之竅系血不下行而上行矣治法似宜補心君之弱以制腎火之動然而心火旣虛補心而心不易旺必須補腎以生心則心火不動而腎火亦靜耳方用助心丹麥冬一兩遠志二錢茯神三錢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玄參五錢丹皮三錢芡實三錢蓮子心一錢當歸三錢柴胡三分水煎服一劑而血止二劑不再發此方心肝腎三經同治之藥也補腎以生肝卽補腎以生心耳或疑腎中火動不宜重補其腎不知腎火之動乃腎水之衰也水衰故火動水旺不火靜乎况心火必得腎水之資而火乃旺也心火旺而腎火自平非漫然用之耳

此症用郁膏

湯亦神效

熟地白芍各一兩山茱萸五錢柴胡五分荆芥炒黑三錢北五味十粒竹瀝一合同水煎服二劑愈

人有舌上出血不止細觀之有小孔標血此心火上升以尅肺金

也、夫鼻竇犯氣道也、舌中衄血、不過犯經絡之小者耳、然有血出於口者、犯胃而不犯心、血出於舌者、犯心而不犯胃、犯胃爲腑、而犯心爲臟、烏可謂經絡細小之病、而輕治之乎、治法內補其心中之液、而外填其舌竅之孔、則心火自寧、而舌血易止也。方用補液丹、人參三錢、生地三錢、麥冬五錢、丹參二錢、北五味子十粒、山藥三錢、當歸五錢、黃連一錢、玄參五錢、貝母一錢、水煎服、外用炒槐花三七根各等分、爲末、摻之卽愈。夫槐花三七本能止血、似不必借重於補液丹也、然而內不治本、而徒治其末、未必不隨止而隨出也。

此症用柏子安
心湯亦神效

人參茯神柏子仁各三錢、遠志一錢、菖蒲三分、當歸生地各

五錢、五味子十粒、貝母黃連各五分、水煎服、二劑卽止血

遍身骨痛門

人有一身上下、由背而至腰膝兩脰、無不作痛、飲食知味、然不能起牀、卽起牀席、而痛不可耐、仍復睡卧、必須捶敲按摩、否則其痛走來走去、在骨節空隙之處、作楚而不可忍、人以爲此症乃痛風也、然痛風之症、多感於風溼、而風溼之感、多入於骨、久、風溼入於經絡、則易去、風溼入於骨髓、則難祛、以骨髓屬腎、腎可補而不可瀉、祛風溼則傷腎、腎傷則邪欺正弱、將深居久住、不肯外出矣、雖然腎不可瀉、而胃與大腸未嘗不可瀉也、瀉胃與大腸之風溼、而腎之風溼自去、蓋胃爲腎之關、而大腸爲腎之戶也、方用並祛丹、黃芪一兩、白朮五錢、茯苓五錢、甘菊花三錢、炙甘草一錢、羌活五分、防風五分、水煎服、一劑而痛減、二劑而痛除、三劑而痛全愈矣、愈後用八味地黃丸調理、永無再犯。

之患論理不治腎而治胃與大腸之風溼去風宜用乾葛也去濕宜用猪苓也有風有溼必化爲火去火亦宜用石膏知母也然邪在骨髓必須用氣分之劑提出在氣分使微寒之品與輕散之味以和解之則邪易於速化然後用補腎之藥補其腎中之水火真水足而邪水不敢再入真火足而邪火不能再侵也

此症亦可用芪

术兩活湯

人參肉桂各三錢白朮黃芪各一兩茯苓五錢甘艸一錢羌活獨活各五分水煎服四劑愈

人有遍身疼痛至腰以下不痛者人亦以爲痛風也誰知乃火鬱於上中二焦不能散而成者也若作風溼治之全不能效然而僅治其火亦正徒然蓋火生於用則肝膽之氣不宣木必下尅脾胃之土而土氣不升則火亦難發以致氣血耗損不能灌注於經絡而作痛矣方用逍遙散加味治之柴胡二錢白芍五錢

當歸一兩甘草一錢炒梔子三錢陳皮一錢茯苓三錢白朮二錢羌活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痛如失矣逍遙散專解肝膽之鬱梔子尤善於解鬱中之火肝膽之火既盛則膽中之汁必乾肝腎之血必燥多加當歸芍藥更於平肝平膽之內而濟之滋膽滋肝之味也血足而氣自流通復加羌活以疏經絡自然火散而痛除耳

此症用和肝

消火散

柴胡梔子丹皮蒼朮天花粉各二錢白芍五錢茯苓生地各三錢甘草一錢陳皮五分川芎一錢水煎服四劑全愈

人有遍身生塊而痛者此雖是痛風然因溼氣不入臟腑而外走經絡皮膚以生此塊乃溼痰結成者也消痰於腸胃之內者易爲力而消痰於經絡皮膚者難爲功雖然經絡皮膚固難治而腸胃可易治也吾治其腸胃而經絡皮膚之痛塊自消方用消

塊止痛丹人參三錢黃芪五錢防風一錢半夏三錢羌活一錢白术三錢桂枝五分茯苓五錢薏仁五錢水煎服二劑而痛輕四劑而痛止十劑而塊消二十劑而塊盡消也夫塊結不散正氣虛也氣虛則痰結吾用人參芪术以補其氣而痰之勢衰矣况益之茯苓薏仁以利溼半夏以消痰防風羌活以去風桂枝以逐邪則痰之黨羽既孤而不能留其塊壘矣倘徒治經絡皮膚反耗損腸胃之氣而氣不能行於經絡皮膚則塊且益大何以消之哉

此症用防芪分

溼湯甚效

黃芪白术茯苓各五錢薏仁五錢防風柴胡天花粉各一錢桂枝三分麻黃五分水煎服四劑愈

人有遍身疼痛殆不可忍然有時止而不疼人以爲風溼相搏誰知是氣血虧損凝滯而不通乎夫風寒束於肌骨雨濕入於肢

節皆能作痛然其痛必一定不遷非時而痛時而不痛也惟氣血既虛不能流行於肢節肌骨之中每視盛衰以分輕重氣到之時則痛輕氣散之後則痛重血聚之時則痛輕血滯之時則痛重也倘認作風寒雨溼之邪而用祛除掃蕩之藥則氣血愈虛而疼痛更甚治法必大補其氣血而佐以溫熱之味則正旺而邪不敢侵不必止痛而痛自止也方用忘痛湯當歸一兩黃芪二兩肉桂二錢延胡索一錢天花粉三錢秦艽一錢水煎服一劑必出大汗聽其自乾一服卽愈二服不再發此方卽補血湯之變方也補血湯名爲補血實氣血雙補之神劑今益以肉桂之祛寒延胡索之活血化氣天花粉之消痰去溼秦艽之散風卽有外邪無不兼治何痛之不愈乎

此症用化凝
湯亦妙

當歸五錢黃芪一兩肉桂五分茯苓五錢柴胡甘草羌活半夏各一錢水煎服四劑愈

辨證錄卷之三

辨證錄卷之三終

